東齋記事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東齋記事

全書始

卷一

下一卷▶

劉尚書渙嘗言：宣祖初自河朔南來，至杜家莊院，雪甚，避於門下，久之，看莊院人私竊飯之。數日，見其狀貌奇偉兼勤謹，乃白主人，主人出見，而亦愛之，遂留於莊院。累月，家人商議，欲以為四娘子舍居之婿。四娘子即昭憲皇太后也，其後生兩天子，為天下之母。定宗廟大計，其兆蓋發於避雪之時。聖人之生，必有其符，信哉！

太祖時，李漢超鎮關南、馬仁瑀守瀛州、韓令坤常山、賀惟忠易州、何繼筠棣州、郭進西山、武守琪晉陽、李謙溥隰州、李繼勳昭義、趙贊延州、姚內斌慶州、董遵誨環州、王彥昇原州、馮繼業靈武，筦榷之利，悉以與之，其貿易則免其征稅。故邊臣皆富於財，以養死士，以募諜者，敵人情狀，山川道路，罔不備見而周知之。故十餘年無西、北之憂也。

太祖征河東，絳州薛化光上言：「凡伐木，先去枝葉，後取根柢。今河東外有契丹之援，內有人戶供輸，竊恐歲月間未能下矣。宜於太原北石嶺山，及河北界西山東靜陽村、樂平鎮、黃澤關、百井社，各建城寨，扼契丹援兵；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、襄、鄧、唐、汝州，給閑田使自耕種，絕其供饋。如此不數年間，可平定矣。」其後卒用其策而下河東。化光，簡肅公之父，後贈中書令。

太祖一日御後殿慮囚，內有一囚告：「念臣是官家鄰人。」太祖以為燕薊鄰人，遣問之。乃云：「臣住東華門外。」太祖笑而宥之。

曹利用先賜進士出身，而後除僕射，乃知進士之為貴也如此。

景德中，李迪、賈邊皆舉進士，有名當時，及就省試，主文咸欲取之，既而二人皆不與。取其卷視之，迪以賦落韻，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「師」為「衆」，與註疏異說。乃為奏具道所以，乞特收試。時王文正公為相，議曰：「迪雖犯不考，然出於不意，其過可恕。如邊特立異說，此漸不可啟，將令後生務為穿鑿，破壞科場舊格。」遂收迪而黜邊。

蔡文忠公齊狀元及第，真宗視其形貌秀偉，舉止安重，顧謂寇萊公曰：「得人矣！」因詔金吾給騶從傳呼。狀元給騶從，始於此也。

祥符中，楊文公以母疾，不俟報，歸陽翟。初，真皇欲立莊獻為皇后，文公不草詔，莊獻既立，不自安，乃託母疾而行。上猶親封藥，加以金帛賜之。

真皇時，置天慶觀。張鄧公士遜為廣南東路轉運使，會詔天下置天慶觀，公因請即舊觀為之，以紓天下土木之勞。詔如其請。

真宗東封，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；祀后土汾陰，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。固，狀元梁顥子；師德亦狀元張去華子。魏野以詩賀曰：「封禪汾陰連歲榜，狀元俱是狀元兒。」

真皇時，以任密學中正知成都府，代張尚書詠。或以為不可。時王文正公為相，上責問之。對曰：「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矩，它人往往妄有變更矣。」上是之，言者亦服王公之能用人也。

天聖三年，漢州德陽縣均渠鄉民張勝家，析木有「天下太平」字，因進上之。朝廷賜以茶、綵，仍改鄉名太平。

太平興國六年，司天言：「五福太一，自甲申年入黃室巽宮，在吳分。」仍於京城東南蘇村作東太一宮。至天聖六年，又言：「戊辰自黃室趣蜀分。」乃於八角鎮築西太一宮。春、夏、秋、冬四立日，更遣知制誥、舍人率祠官往祠之。一日，宋元憲公祠東太一宮，見殿廡欹倒疏漏，因問道士。答曰：「孤寒太一幸舍人聞奏完修之。」時西太一宮新建，

室宇宏麗，供具嚴飾，故道士因目東太一宮為孤寒太一。

天聖中，童謠云：「曹門好有好好，曹門高有高高。」其後，今太皇太后為皇后，太皇太后姓曹氏。英宗皇帝即位，而高太后為皇后，高後，曹氏之所出。前史載謠言者，信哉不可忽也。

賞花釣魚會賦詩，往往有宿搆者。天聖中，永興軍進「山水石」，適置會，命賦「山水石」，其間多荒惡者，蓋出其不意耳。中坐優人入戲，各執筆若吟詠狀。其一人忽仆於界石上，衆扶掖起之，既起，曰：「數日來作一首賞花釣魚詩，準備應制，卻被這石頭擦倒。」左右皆大笑。翌日，降出其詩，令中書銓定。秘閣校理韓羲最為鄙惡，落職，與外任。初，永興造磚塔，姜遵知府多采石以代磚甓及燒灰，管內碑碣為之一空。得是石不敢毀，來獻。其石蓋榻狀也，書「山水」二字，鑱之字可數尺，筆勢雄健。施枕簟其上，水流其間，潺潺有聲。蓋開元中所作也，今在清暉殿。

賞花釣魚宴，舊制，三館直館預坐，校理而下賦詩而退。【按，孔文仲談苑亦錄此事，「賦詩而退」下云：「太宗時，李宗諤為校理，作詩云：『戴了宮花賦了詩，不容重見赭黃衣。無憀卻出宮門去，還似當年不第時』。上即令赴宴，自是，校理而下皆與會也。」此處文義未了，當有脫落。】

道家有金龍玉簡，學士院撰文，具一歲中齋醮數，投於名山洞府。天聖中，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僻，難賫送醮祭之具，頗為州縣之擾，乃下道錄院裁損，才留二十處，餘悉罷之。河南府平陽洞、臺州赤城山玉京洞、江寧府華陽洞、舒州潛山司真洞、杭州大滌洞、鼎州桃源洞、常州張公洞、南康軍廬山詠真洞、建州武夷山昇真洞、潭州南嶽朱陵洞、江州馬當山上水府、太平州中水府、潤州金山下水府、杭州錢塘江水府、河陽濟瀆北海水府、鳳翔府聖湫仙遊潭、河中府百丈泓龍潭、杭州天目山龍潭、華州車箱潭。所罷處不可悉記。予嘗於學士院取金龍玉簡視之，金龍以銅制，玉簡以階石制。

天聖中，雄州民妻張氏戶絕，有田產。於法當給三分之一與其出嫁女，其二分雖有同居外甥，然其估緡錢萬餘，當奏聽裁。仁皇曰：「此皆細民自營者，無利其沒入，悉以還之。」是時，王沂公為宰相，呂文靖公、魯肅簡公參知政事，極讚美之。

故事，翰林侍讀學士無帶出外者，張知白罷參知政事，授此職，知大名府，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焉。寶元中，梅詢始帶知鄭州，改許州，自後兩制遂為例也。

景祐元年，仁皇感疾，屢更翰林醫不愈。李大長公主言許希者善針，遂召使針，三進針而愈，擢希尚藥奉御，賜予甚厚。希謝恩舞蹈訖，又西向而拜。上遣人問之，對：「謝其師扁鵲。」乃詔修扁鵲廟。是時，山東顏太初作詩美其不忘本，而刺譏士大夫都貴位、享厚祿，而不知尊孔子。

慶曆三年，澧州獻木，有文曰「太平之道」。予嘗於天章閣下觀瑞物，見棗木板有北斗文，仍有輔星，形勢曲折，文采燦然。

後唐明宗置端明殿學士。太平興國中，改端明為文明，以程羽為文明殿學士，位在樞密副使之下。明道元年，改承明為端明，二年，除宋宣獻公為學士，與文明之職並存，而降其班序。是歲，又改殿曰延和。慶曆七年，以真宗謚號，改文明為紫宸，而丁文簡公度為紫宸殿學士。既而言者以為紫宸非臣下所稱，乃以延恩為觀文殿，而以丁為觀文殿學士相繼、以賈文元公昌朝為大學士，仍詔自今非嘗為宰相者勿除。

慶曆八年後，以茶、鹽、香藥、見錢為四稅，沿邊用之；茶、鹽、香藥為三稅，近裏州軍用之。議者謂四稅與見錢之法，皆不可常守，必視邊計之厚薄，與其物價之高下，以時而變通之，乃可也。

慶曆八年，南嶽瑞應峯前，一夕大雷雨，平地湧木若龜然，手足皆具，高二尺，圍一丈。

慶曆初，萬勝軍皆市井罷軟新應募者，西賊易之，而素畏虎翼。是時，麟府路兵馬鈐轄張亢修建寧寨，更其旗幟。賊見萬勝旗幟，不知其虎翼軍也，而先犯之。萬弩齊發，賊奔潰，斬首二千餘級。遂築建寧、清塞、百勝、中候、鎮川五堡。亢之智謀，大率如此。

真宗皇帝嚴於醮祭之事，其表章則用「昭受乾符之寶」。其後，大內火，寶亡，止用「御前之寶」。慶曆中，下學士院定其文曰：「皇帝欽崇國祀之寶」，醮祠則用之。

慶曆中，興學。一日，判監諸學官皆會，石守道言於坐曰：「蜀生有何羣者，只知有仁義，不知有寒餓。」遂館於家。是時，諫官、御史言，以賦取士，無益於治，而羣尤致力助之。下兩制議。兩制以為賦詩用之久，且祖宗故事，不可廢。羣聞之大慟，焚其生平所為賦百餘篇，不復舉進士，又以戒其子雲。其後何聖從薦之，賜號安逸處士。羣，果州西充縣人。

慶曆中，廣南西路區希範以白崖山蠻蒙趕內寇，破環州及諸寨。復環州，因說降之。大犒以牛酒，既醉，伏兵發，擒誅六百餘人。後三日，始得希範，醢之以賜谿洞諸蠻；取其心肝，繪為五藏圖，傳於世。其間有眇目者，則肝缺漏。是時，梅公儀摯為御史，言杞殺降，失朝廷大信，請加罪。朝廷錄其功，止加戒諭而已。其後，杞知慶州，一日方據厠，見希範等前訴，叱謂曰：「若反人，於法當誅，尚何訴為！」未幾而卒。殺降古人所忌，杞知之，心常自疑，及其衰，乃見為祟，無足怪也。

皇祐末，邕州白氣亙天，江水泛溢，司戶參軍孔宗旦言於知州陳珙宜備邊，珙不聽。未幾而儂智高內寇，破邕、貴、橫、賀、潯、藤、梧、封、康、端十州，圍廣州，殺將吏張忠等數十人。最後，遣狄公青以蕃落五百騎敗之邕州歸仁鋪，凡得首級五千三百四十一，築為京觀。初，謠言云：「農家種，羅家收。」至是為狄公所敗。

仁宗至和二年，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孔宗願為文宣公，尋改封孔宗願為衍聖公。

嘉祐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昏時，二星相繼西流，一出天江，一出天市，劉仲更曰：「出天江者主大水，出天市者主散財。」未幾，都城大水，居民廬室及軍營漂流者不知幾千萬區。天變不虛發也如此。

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召近臣天章閣下觀書、閱瑞物。上親作飛白書，令左右搢笏以觀。又令禹玉跋尾，人賜一紙。既而置酒羣玉殿，上謂羣臣曰：「今天下無事，故與卿等樂飲。」中坐賜詩，羣臣皆和。又賜太宗時斑竹管筆、李廷珪墨、陳遠握墨、陳朗麝圍墨，再就坐。終宴，更大盞，取鹿頭酒視封，遣內侍滿斟徧勸。韓魏公琦一舉而盡，又勸一杯。盧公彥平生不飲，亦釂一巨盃。又分上前香藥增諸飣中，各令持歸。至二十六日，溫州進柑子，復置會，自臺諫、三館臣僚悉預，因宣諭：「前日太草草，故再為此會。」其禮數一如前，但不賦詩矣。

嘉祐中，交趾貢麒麟二，予嘗於殿庭中與觀，狀如水牛，身披肉甲，鼻端一角，食生芻果瓜。每飼之，必先以杖擊其角，然後食之。是時，中外言非麟者衆。田元均況為樞密使，言非麟，又歷引諸書所載形狀，皆無此獸，恐為遠人所欺。卒以為異獸詔答之。予嘗見陳公弼言，榮州楊氏家水牛生子類此，蓋牛入水而蛟龍感之以生也。

禮部貢院試進士日，設香案於堦前，主司與舉人對拜，此唐故事也。所坐設位供帳甚盛，

有司具茶湯飲漿。至試學究，則悉徹帳幕、氈席之類，亦無茶湯，渴則飲硯水，人人皆黔其吻。非故欲困之，乃防氈幕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，蓋嘗有敗者，故事為之防。歐文忠公詩：「焚香禮進士，撤幕待經生。」以為禮數重輕如此，其實自有為之。

嘉祐中，進士奏名訖，未禦試，京師妄傳王俊民為狀元，莫知言之所起，人亦莫知俊民為何人。及禦試，王荊公時為知制誥，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為詳定官。舊制：禦試舉人，設初考官，先定等第，復彌封之，以送覆考官，再定等第，乃付詳定官，發初考官所定等，以對覆考之等，如同即已，不同，則詳其程文，當從初考，或從覆考為定，即不得別立等。是時，王荊公以初、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，於行間別取一人為狀首。楊樂道守法，以為不可。議論未決。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為彌封官，聞之，謂同舍曰：「二公何用力爭，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為狀元，事必前定，二公恨自苦耳。」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，而詔從荊公之請。及發封，乃王俊民也。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，遂為定制。

仁皇朝，內侍張宗禮無為山燒香，得古柏圍數丈，中空可以施臥榻坐墩。予目為自然庵。其上枝葉鬱然，前有竹徑，設童子如迎客之狀，甚可愛賞。

仁宗朝，講讀官侍邇英者皆立，每問事則衆人齊對，頗紛紜。乃詔皆坐，惟當讀者以次立，而記註亦坐。石昌言、楊休奏：「記註官當立侍，密邇德音以詳記錄，不可坐。」遂令立侍。

崇政殿之西有延羲閣南向，迎陽門之北有邇英閣東向，皆講讀之所也。仁宗皇帝即位，多禦延羲。每初講讀或講讀終篇，則宣兩府大臣同聽，賜御書或遂賜宴。其後，不復禦延羲，專禦邇英。凡春以二月中至端午罷，秋以八月中至冬至罷。講讀官謝門上賜食，俟後殿公事退，繫鞾以入。宣坐賜茶，就南壁下以次坐，復以次起講讀。又宣坐賜湯，其禮數甚擾渥，雖執政大臣亦莫得與也。

仁宗當暑月不揮扇，鎮侍邇英閣，嘗見左右以拂子祛蚊蠅而已。冬不禦爐，每御殿，則於朵殿設爐以禦寒氣，寒甚，則於殿之兩隅設之。醫者云：體被中和之氣則然矣。

仁宗皇帝好雅樂，又嚴天地宗廟祭祀之事及崇奉神御，故中外言樂者不可勝計，置局而脩製亦屢焉，其費不貲。宦侍建言修飾神御，歲月不絕，然為之終身不衰。慶曆中，陝西用兵後，有建請出田獵以耀武功，四方以鷹犬來獻，惟恐居後。然出獵者一再而止。

帝王之好豈可以不慎哉！好雅樂祭祀之事，人爭以雅樂祭祀之事奉之，未必皆得其當，然好之終身不衰不害也。方下令校獵，而人爭以田獵鷹犬來奉，乃一再而遂止。仁皇帝誠知所好矣，不然者，何以廟號曰「仁」哉！

仁皇末年，有鵲巢於宣德門山棚上，毀而復累者再。識者咸以為異。

正月十四日，上御樓，遣中使傳宣從官曰：「朕非好遊觀，蓋與萬民同樂。」翌日，蔡君謨獻詩紀其事。

治平三年春，有星孛出營室，歷於虛、危。術者占曰：「營室衛分，濮水出，主宗廟祭祠事；虛、危齊分，上受命之國，主墳墓哭泣。」踰年，而熙寧改元矣。天之告人，豈不昭昭然哉！

故事，郊廟讀祝冊官至御名必起，上至郊宮更衣，詣壇下，百官皆迴班迎向。英宗皇帝初告廟，詔讀冊官無起；及詣壇下，詔百官勿迴班。所以見事宗廟之精意也。

予嘗修玉牒，知國家慶緒之繁衍。治平中，宗室四千餘人，男女相半，存亡亦相半。親王置翊善、侍講、記室，餘則逐宮院置都講教授。歲時有喜慶，則燕崇政殿或太清樓。命之射，課其書劄，或試以歌詩，擇其能者而推賜器幣，以旌勸之。景祐三年，始置大宗正司，以濮王及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守節領其事。有所奏請，不得專達，必經宗正司詳酌而後以聞。所以勉進其敦睦，而糾正其愆違也。其後增置講書官四員，別置小學教授一十二員，又增同知大宗正一員，而置官益多，其疎屬又聽其出外官，則自勵而向學者彌衆矣。